

南史

二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

南史七十七



恩倖

戴法興戴明寶徐爰

阮佃夫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呂文顯 茹法珍梅虫兒

周石珍

陸駿徐麟 司馬申

施文慶

沈客卿 孔範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於管仲齊桓有郤陵之師邇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滂隆之別况

南傳六十七

下於此胡可勝言者乎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祀而近習用事無乏於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至如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為重寄故公曾之歎恨於失職于時舍人之任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為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赧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為非選帝遣

恩倖

尚之送尚書四十餘牒宣勅論辯義恭乃歎曰
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母顥阮佃夫之徒專
為佞倖矣齊初亦用乂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啓
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為詔文侍郎之局復
見侵矣建武世詔命始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
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
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負莫非左右要密天下
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祕有如尚書外司
領武官有制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
爰及梁陳斯風未改其四代之被恩倖者今立
以為篇以繼前史之作云爾

戴法興傳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為
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脩立延壽善書法興
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或
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三千萬錢法興少賣葛
山陰市後為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王義
康於尚書中覓了了令史得法興等五人以法
興為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為孝武征虜撫軍記
室掾及徙江州仍補南中郎典籤帝於巴口建

義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閑俱轉參軍督護上
即位並爲南臺侍御史同兼中書通事舍人法
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建元年爲南魯郡
太守解舍人侍太子於東宮大明二年以南下
預密謀封法興吳昌縣男明寶湘鄉縣男閑時
已卒追加爵封法興轉太子旅賁中郎將孝武
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
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侍雖出待東宮而意
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興
王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爲上所知孝建初補東
海國侍郎仍兼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誅
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諸雜事
多委明寶上性嚴暴蹉眊之間動至罪戮尚之
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而法興明
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
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明寶驕縱尤
甚長子敬爲揚州從事與上爭買御物六宮嘗
出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去來上大怒賜
敬死繫明寶尚方尋被原釋委任如初孝武崩
前廢帝即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

義恭錄尚書事任同揔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
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懾憚尤甚廢
帝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爲悉決法興之手尚書
中事無大小專斷之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
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爲孝武立寺疑其名尚
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
其機速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爲法
興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
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闈人華願兒有盛寵賜
與金帛無筭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
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
興爲真天子帝爲應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
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
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顏柳一
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之
法興是孝武左右復又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
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免法興官徙付
遠郡尋於家賜死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
謹錄籥牡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兩和
籍沒財物法興能爲文章頗行於世死後帝敕

巢尚之曰不謂法興積豐累愆遂至於此吾今
自覽萬機卿等宜竭誠盡力尚之時爲新安王
子鸞撫軍中兵參軍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爲
撫軍諮議參軍太守如故明帝初復以尚之兼
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累遷黃門侍郎出
爲新安太守病卒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亦歷
貞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孝武時帶南清河太守
前廢帝即位權任悉歸法興而明寶輕矣明帝
初天下反叛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之
後坐納貨賄繫尚方尋被宥位宣城太守昇明

初老拜太中大夫病卒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
與法興明寶等俱爲孝武南中郎典籤元嘉三
十年奉使還都會元凶弒立遣元嗣南還報上
以徐湛之等反上時在巴口元嗣具言弒狀上
遣元嗣下都奉表於劬既而上奉義兵劬詔責
元嗣元嗣荅云始下未有反謀劬不信備加考
掠不服遂死孝武事剋贈貞外散騎侍郎使文
士蘇寶生爲之誄焉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
東海郟人官至貞外散騎侍郎孝武嘗使主領
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斬

休人不堪命或自經死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
材壓額及踝脛人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
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
此前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爲百姓疾比當除
之左右因唱爾即日宣殺焉時人比之孫皓殺
岑昏

徐爰傳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瑗後以與
傅亮父同名亮啓改爲爰初爲晉琅邪王大司
馬府中典軍從北征微密有意理爲武帝所知

南傳六一

六

少帝在東宮入侍左右文帝初又見親任遂至
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轉南臺御史始興王
濬後行參軍復侍太子於東宮遷負外散騎侍
郎文帝每出軍常懸授兵畧二十九年重遣王
玄謨等北侵配爰五百人隨軍碣磔銜中旨臨
時宣示孝武至新亭江夏王義恭南奔爰時在
殿內詐劾追義恭因即得南走時孝武將即大
位軍府造次不曉朝章爰素諳其事及至莫不
喜悅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後兼尚書右丞遷
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

孝武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
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
爰雖因前作而專為一家之書上表起元義熙
為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為功臣之斷於是內外
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同爰宜以
義熙元年為斷散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
部郎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為始大學
博士虞翻謂宜以開國為宋公元年詔曰項籍
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柏玄傳宜在宋
典餘如爰議孝武崩營景寧陵以本官兼將作

大匠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頗涉書傳
尤悉朝儀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預參顧問長於
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為文帝所任遇大明世委
寄尤重朝廷大禮儀非爰議不行雖復當時碩
學所解過之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
孝武崩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諮爰宜
習業與不爰荅曰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
始安王子真博士諮爰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
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皆如此前廢帝凶暴無
道毀省舊人多見罪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

忤誅羣公後以爰爲黃門侍郎領射聲校尉著作如故封吳平縣子寵待隆密羣臣莫二帝每出行常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明帝即位以黃門侍郎改領長水校尉兼尚書左丞明年除太中大夫著作並如故爰執權日久上在蕃素所不悅及景和卅屈辱卑約爰禮敬甚簡益銜之泰始三年詔暴其罪徙交州及行又詔除廣州統內郡有司奏以爲宋隆太守除命旣下爰已至交州久之聽還仍除南康郡丞明帝崩還都以爰爲濟南太守復除中散大夫

元徽三年卒年八十二爰子希秀甚有學解亦閑篆隸正覺禪靈二寺碑即希秀書也爰之徙交州明帝召希秀謂曰比當令卿父還希秀再拜荅曰臣父年老恐不及後恩帝大嗟賞即召爰還希秀位驍騎將軍淮南太守子泓甚閑吏職而在事刻薄於人少恩仕齊歷位臺郎秣陵建康令湘東太守

阮佃夫傳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明帝初出閣選爲主衣後又請爲卅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明帝被拘

於殿內住在祕書省為帝所疑大禍將至佃夫
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琅邪溥于文祖謀
共廢立時直閣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
繆方盛丹楊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
與明帝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佃夫
大悅先是帝立皇后晉暫撤諸王奄人明帝左
右錢藍生亦在例事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
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帝動止輒以告溥于文
祖令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
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主
並侍側明帝猶在祕書省不被召益懼佃夫以
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又告主衣吳興壽寂之
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產之又語所領細鎧將
臨淮王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明寶並響應
明寶幼欲取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門鼓幼
預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時
帝欲南廵腹心直閣將軍宗越等其夕並聽出
外裝束唯有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是柳光世
鄉人光世要之即受命姜產之又要隊副陽平
聶慶及所領壯士會稽富靈符吳郡俞道龍丹

揚宋逵之陽平田嗣並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覡言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前與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主並從帝素不悅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夫等成謀又慮禍至抽刀前入姜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逵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殺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

狂主今已太平明帝即位論功壽寂之封應城縣侯產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縣侯王道隆吳平縣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李道兒新渝縣侯繆方盛劉陽縣侯周登之曲陵縣侯富靈符惠懷縣子聶慶建陽縣子田嗣將樂縣子王敬則重安縣子俞道龍茶陵縣子宋逵之零陵縣子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薛索兒度淮爲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反佃夫與諸軍破薛索兒降天祚後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侍太子於東宮泰始四年以本官兼游擊將軍及輔國將軍

蓋次陽與二衛參負直次陽字崇基平昌安立人也位冠軍將軍卒時佃夫及王道隆楊運夫並執權亞於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嘗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疋嫌少不荅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効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

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捉車人武賁中郎將傍馬者負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興沈勃吳郡張澹數人而已明帝晏駕後廢帝即位佃夫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故

欲用張澹爲武陵郡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稱敕施行又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寵爲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凡如此粲等並不敢執元徽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衛將軍明年改領驍騎將軍遷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內任時廢帝猖狂好出游走始出宮猶整羽儀隊仗俄而棄部伍單騎與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鄽內外莫不憂懼

佃夫密與直閣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干天寶謀共廢帝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出常留隊仗在樂游苑前棄之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爲揚州刺史輔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故事不行于天寶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祿外部賜死佃夫幼等罪止一身其餘無所問幼泰始初爲外監配衣諸軍征討有濟辦之能遂官涉三品爲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

于天寶其先胡人豫竹林堂功元徽中封鄂縣
子發佃夫謀以爲清河太守右軍將軍昇明中
齊高帝以其反覆賜死壽寂之位太子屯騎校
尉南泰山太守多納貨賄請謁無窮有一不從
便切齒罵詈常云利刀在手何憂不辦鞭尉吏
斫邏將後爲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行至豫章謀
叛乃殺之姜產之位南濟陽太守後北侵魏戰
敗見殺王道隆吳興烏程人兄道迄涉學善書
形貌又美吳興太守王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
王道迄無所少道隆亦知書泰始二年兼中書
通事舍人道隆爲明帝所委過於佃夫而和謹
自保不妄毀傷人執權既久家產豐積豪麗雖
不及佃夫而精整過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
舉兵乃以討佃夫道隆及楊運長爲名休範奄
至新亭見殺楊運長宣城懷安人素善射爲射
師性謹慤爲明帝委信及即位親遇甚厚後廢
帝即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人以平桂陽王休
範功封南城縣子運長質木廉正脩身甚清不
事園宅不受餉遺而凡鄙無識唯與寒人潘智
徐文盛厚善動止施爲必與二人量議文盛爲

奉朝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晉縣男順帝即位運長爲宣城太守尋還家沈攸之反運長有異志齊高帝遣驃騎司馬崔文仲誅之

紀僧真傳

紀僧真丹楊建康人也少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旣而委任如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志而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以僧真託劉彥節周顥初惠開在益州土反被圍危急有道人謂之曰城圍尋解

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謂僧真曰我子弟見在者並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憶其言乃請事齊高帝隨從在淮陰以閑書題令荅遠近書疏自寒官歷至高帝冠軍府參軍主簿僧真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如此後除南臺御史高帝領軍功曹上將廢立謀之袁粲褚彥回僧真啓上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高帝納之高

帝欲度廣陵起兵猶真又曰主上雖復狂豐而累代皇基猶固盤石今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日明公爲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北走竊謂此非萬全策也上曰卿顧家豈能逐我行邪僧真頓首稱無武昇明元年除貞外郎帶東武城令尋除給事中高帝坐東府高樓望石頭城僧真在側上曰諸將勸我誅袁劉我意未願便爾及沈攸之事起從高帝入朝堂石頭反夜高帝遣衆軍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真謂衆曰叫聲不絕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而啓石頭平上出頓新亭使僧真領千人在帳內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荅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初上在淮陰脩理城得古錫趺九枚下有篆文莫能識者僧真省事獨曰何須辯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錫而有九錫之徵也高帝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已剋日有揚祖之謀於臨軒作難僧真請上更選吉辰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卿

言亦當致小狼狽此亦何異呼沱之冰轉齊國中書舍人建元初帶東燕令封新陽縣男轉羽林監遷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兼中書舍人高帝疾甚令僧真典遺詔永明元年丁父喪起爲建威將軍尋除南太山太守又爲舍人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武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常常貴人所不及也諸權要中最被眄遇後除前軍將軍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武帝崩僧真號泣思慕明帝以僧真歷朝驅使建武初除游擊將軍兼司農待

之如舊欲令僧真臨郡僧真啓進其弟僧猛爲鎮蠻護軍晉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爲廬陵內史卒于官僧猛後卒於晉熙太守兄弟皆有風姿舉止並善隸書僧猛又能飛白書作飛白賦僧真子交卿甚有解用宋時道人楊法持與高帝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中以爲僧正建元初罷道爲寧朔將軍封州陵男二年遣法持爲軍主領支軍救援朐山永明四年坐役使將客奪其鮭稟削封卒

劉係宗傳

劉係宗丹楊人也少便書畫爲宋竟陵王誕子
景粹侍書誕舉兵廣陵城內皆死敕沈慶之赦
係宗以爲東宮侍書泰始中爲主書以寒官累
至勲品元徽初爲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貞
外郎封始興南亭侯帶秣陵令齊高帝廢蒼梧
明旦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
敕高帝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寫諸
處分敕令及四方書疏使主書十人書吏二十
人配之事皆稱旨高帝即位除龍驤將軍建康
令永明初爲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事

舍人母喪自解起復本職四年白賊唐寓之起
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縣
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人伍係宗還上
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帖甚快也
賜係宗錢帛上欲脩白下城難於動役係宗啓
謫役在東人丁隨寓之爲逆者上從之後車駕
出講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係宗爲國家得此
一城永明中魏使書常令係宗題荅祕書局皆
隸之再爲少府鬱林即位除寧朔將軍宣城太
守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武帝常云學士輩

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

茹法亮傳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爲小史歷齋幹扶侍孝武末年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啓出家得爲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累至齊高帝冠軍府行參軍及武帝鎮益城須舊驅使人法亮求留爲

武帝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帶松滋令法亮便僻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建元初度東宮主書除奉朝請補東宮通事舍人武帝即位仍爲中書通事舍人除負外郎帶南濟陰太守與會稽呂文度臨海呂文顯並以姦佞諂事武帝文度爲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將軍守虛位而已天文寺常以上將星占文度吉凶文度尤見委信上嘗云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復何憂天下不寧文度旣見委用大納財賄廣開宅宇盛起土山竒禽怪樹皆聚其中後房羅綺王侯不能

及又啓上籍被却者悉充遠戍百姓嗟怨或逃
亡避咎富陽人唐寓之因此聚黨爲亂鼓行而
東乃於錢唐縣僭號以新城戍爲僞宮以錢唐
縣爲僞太子宫置百官皆備三吳却籍者奔之
衆至三萬竊稱吳國僞年號興平其源始於虞
玩之而成於文度事見虞玩之傳法亮文度並
勢傾天下太尉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
寄豈及茹公永明二年封望蔡縣男七年除臨
淮太守轉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巴東王子響
於荊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安撫

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疑畏不肯往又
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怒怒遣兵破尹
略軍事平法亮至江陵誅賞處分皆稱敕斷決
軍還上悔誅子響法亮被責少時親任如舊廣
開宅宇杉齋光麗與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
中齋也宅後爲魚池釣臺上山樓館長廊將一
里竹林花藥之美公家苑囿所不能及鬱林即
位除步兵校尉時有綦母珍之居舍人之任凡
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
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帝給

珍之宅宅邊又有空宅從即併取輒令材官營
作不關詔旨材官將軍細作丞相語云寧拒至
尊敕不可違舍人命珍之母隨弟欽之作暨陽
令欽之罷縣還珍之迎母至湖熟輒將青氅百
人自隨鼓角橫吹都下富人追從者百數欽之
自行佐作縣還除廬陵王驃騎正將軍又詐宣
敕使欽之領青氅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
常語人云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乃就蔣王
廟乞願得三公封郡王啓帝求封朝議未許又
自陳曰珍之西州伏事侍從入宮契闊心膂竭

盡誠力王融姦謀潛構自非珍之翼衛扶持事
在不測今惜千戶侯誰爲官使者又有牒自論
於朝廷曰當世祖晏駕之時內外紛擾珍之手
抱至尊口行虀分忠誠契闊人誰不知今希千
戶侯於分非過乃許三百戶瞋恚形於言色進
爲五百戶又不肯受明帝議誅之乃許封汝南
縣有杜文謙者吳郡錢唐人帝爲南郡王文謙
侍五經文句歷太學博士出爲溧陽令未之職
會明帝知權蕭湛用事文謙乃謂珍之曰天下
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爲計吾徒無

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荅曰先帝故人多見擯
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軌與趙越
常徐僧亮萬靈會共語皆攘袂槌牀君其密報
周奉叔使萬靈會魏僧勔殺蕭暹則宮內之兵
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
其次則遣荆軻豫讓之徒因諮事左手頓其膺
則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萬世一時也今舉大
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
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敕賜死父母為殉在
眼中矣珍之不能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之
恥與龍駒共詔因求別立事未及行而事敗珍
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
動帝又圖黃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
在珍之曰比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大笑珍
之時為左將軍南彭城太守領中書通事舍人
正直宿宣旨使即往蔣王廟祈福因收送廷尉
與周奉叔杜文謙同死文謙有學行善言吐其
父聞其死曰吾所以憂者恐其不得死地耳今
以忠義死復何恨哉王經母所以欣經之義也
時人美其言龍駒以奄人本給安陸侯後度東

宮爲齋師帝即位以後便佞見寵凡諸鄙黷雜
事皆所誘勸位羽林監後閤舍人黃門署令淮
陵太守帝爲龍駒置嬪御妓樂常住含章殿著
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按代帝畫敕內左右侍
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讓之徒莫之能比封
惠懷縣男事未行明帝請誅之懇至乃見許曹
道剛廢帝之日直閣省蕭諶先入若欲論事兵
隨後奄進以刀刺之洞曾死因進宮內廢帝直
後徐僧亮盛怒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
死報又見殺道剛字景昭彭城人性質直帝雖
與之狎而未嘗敢誚帝說市里雜事以爲歡樂
道剛輒避之益州人韓護善騎馬帝嘗呼入華
林園令騎大賞狎之道剛出謂明帝主上猶是
小兒左右皆湏正人使日見禮則近聞韓護與
天子齊馬並馳此導人君於危地道剛欲殺之
旣而遣人刺殺護及道剛死張融謂劉繪曰道
剛似不爲諂亦復不免也荅曰夫徑寸之珠非
不寶也而螾之所病云何不療之哉此道剛所
以死也明帝即位高武舊人鮮有存者法亮以
主者久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先是延昌殿爲

武帝陰室藏諸服御二少帝並居西殿及明帝居東齋開陰室出武帝白紗帽防身刀法亮獻教流涕永泰元年王敬則事平法亮復受敕宣慰諸郡無所受納東昏即位出法亮爲大司農中書權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旣而代人已到法亮垂涕而出卒官

呂文顯傳

呂文顯臨海人也昇明初爲齊高帝錄尚書省事累遷殿中御史後爲秣陵令封劉陽縣男永明元年爲中書通事舍人文顯臨事以刻覈被

知三年帶南清河太守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爲舍人並見親幸多四方餉遺並造大宅聚山開池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之四戶旣摠重權勢傾天下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爲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爲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成數百萬舍人茹法亮於衆中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一户內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其後玄象失度史官奏宜脩祈禳之禮王儉聞之謂上曰天文乖忤

此禍由四戶仍奏文顯等專擅愆和極言其事
上雖納之而不能改也文顯累遷左中郎將南
東莞太守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叙所
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
州置典籤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爲七職宋
氏晚運多以幼少皇子爲方鎮時主皆以親近
左右領典籤典籤之權稍重大明太始長王臨
蕃素放出鎮莫不皆出內教命刺史不得專其
任也宗慤爲豫州吳喜公爲典籤慤刑政所施
喜公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爲國

竭命政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
喜公稽顙流血乃止自此以後權寄彌隆典籤
遞互還都一歲數反時主輒與間言訪以方事
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
奉恒慮不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蕃君劉道濟
柯孟孫等姦慝發露雖即顯戮而權任之重不
異明帝輔政深知之始制諸州急事宜密有所
論不得遣典籤還都而典籤之任輕矣後以文
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至尚書右
丞少府卿卒官

茹法珍傳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也齊東昏時並為制局監俱見愛幸自江祐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敕捉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為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御刀時又有新蔡人徐世擿尤見寵信自殿內主帥為直閣驍騎將軍凡諸殺戮皆世擿所勸殺徐孝嗣後封臨汝縣子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擿當時權勢傾法珍蟲兒又謂

法珍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遂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強世擿竊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知之發其事收得千餘人仗及呪詛文又畫帝十餘形像備為刑斬刺射支解之狀而自作已像著通天冠袞服題云徐氏皇帝永元二年事發乃族之自是法珍蟲兒用事並為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嘔之與相胥齒專掌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崔慧景平後法珍封餘干縣男蟲兒封竟陵縣男崔慧景之平曲赦都下及南兗州本

以宥賊黨而羣凶用事刑辟不依詔書無罪家
富者不論赦令莫不受戮籍其家產與慧景深
相關爲盡力而家貧者一無所問始安顯達時
亦已如此至慧景平復然或說王咥之云赦書
無信人情大惡咥之曰政當復有赦耳復赦羣
小誅戮亦復如先帝自羣公誅後無復忌憚無
日不游走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伎
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
曰潘其父寶慶亦從改焉帝呼寶慶及法珍爲
阿文蟲兒及東冶營兵俞靈韻爲阿兄帝與法
珍等俱詣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爲市
中雜語以爲諧謔又帝輕騎戎服往諸刀敕家
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吊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
號爲侏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咥之蟲兒之
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
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其佐成昏亂者
法珍蟲兒及王咥之俞寶慶俞靈韻祝靈勇范
亮之徐僧重時崇濟芮安泰劉文泰呂文慶胡
輝光繆買養章道之楊敬子李粲之周管之范
曇濟石曇悅張惡奴王勝公王懷藻梅師濟鄒

伯兒史元益王靈範席休文解滂及太史令駱文叔大巫朱光尚凡三十一人又有奄官王寶孫王法昭許朗之許伯孫方佛念馬僧猛盛劭王竺兒隨要袁係卅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誅又朱興光爲茹法珍所疾得罪被繫豐勇之與王珍國相知行殺皆免初左右刀救之徒悉號爲鬼宮中訛云趙鬼食鴨劑諸鬼盡著調當時莫解梁武平建鄴東昏死羣小一時誅滅故稱爲諸鬼也俗間以細剉肉糝以薑桂曰劑意者以凶黨皆常細剉而烹之也

周石珍傳

周石珍建康之廝隸也卅以販絹爲業梁天監中稍遷至宣傳左右身長七尺頗閑應對後遂至制局監帶開陽令歷位直閣將軍太清三年封南豐縣侯猶領制局臺城未陷已射書與侯景相結門初開石珍猶侍左右時賊遣其徒入直殿內或驅驢馬出入殿庭武帝方坐文德殿怪問之石珍曰皆丞相甲士上曰何物丞相對曰侯丞相上怒叱之曰是名侯景何謂丞相對石珍求媚於賊乃養其黨田遷以爲己子遷亦父

事之景篡位制度羽儀皆石珍自出景平後及中書舍人嚴亶等送于江陵亶本爲齋監居臺省積久多閑故實在賊居要亞於石珍及簡文見立亶學北人著靴上殿無肅恭之禮有怪之者亶曰吾豈畏劉禪乎從景圍巴陵郡叫曰荊州那不送降及至江陵將刑於市泣謂石珍曰吾等死亦是罪盈石珍與其子昇相抱哭亶謂監刑人曰倩語湘東王不有廢也君何以興俱嘗斬自是更殺賊黨以板桺舌釘釘之不復得語

陸驗傳 徐麟

南齊書卷之九

十八

陸驗徐麟並吳郡吳人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貲以事權貴朱异其邑子也故嘗有德遂言於武帝拔之與徐麟兩人遞爲少府丞太市令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爲生犀驗麟並以苛刻爲務百賈畏之异尤與之昵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傳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

日所聞鄙穢狼藉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昇
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媿何卹人言岐
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
諫聞難而不拒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
乎驗竟以侵削爲能數年遂登列棘鳴佩珥貂
並肩英彥仕至太子右衛率卒贈右衛將軍遠
近聞其死莫不快之麟素爲邵陵王綸所憾太
清二年爲綸所殺

司馬申傳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溫人也祖慧遠梁都水使

南傳卷七

廿九

者父玄通梁尚書左戶郎申早有風槩卜四便
善弈碁嘗隨父候吏部尚書到漑時梁州刺史
陰子春領軍朱异在焉呼與碁申每有妙思异
觀而竒之因引申游颶太清之難父母俱沒因
此自誓擔土菜食終身梁元帝承制累遷鎮西
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都督王僧
辯據巴陵每進策皆見行用僧辯歎曰此生要
韃汗馬或非所長若使撫衆守城必有竒績僧
辯之討陸納也于時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
蔽僧辯蒙楯而前會裴之橫救至賊乃退僧

顧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陳大建中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紀有白雀集于縣庭復爲東宮通事舍人叔陵之肆逆也事既不捷出據東府中馳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帥兵先至追斬之後主深嘉焉以功除太子左衛率封文招縣伯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右衛將軍歷事三帝內掌機密頗作威福性忍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遍羅其殃參預謀謨乃於外宣說以爲已內力省中祕事往往洙漏性又果敢善應對能倏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譖之附已者

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靡初尚書右僕射沈君理卒朝廷議以毛喜代之申慮喜預政乃短喜於後主曰喜臣之妻兄高宗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宮臣陛下寧忘之邪喜由是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比周譖殺傅縡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孔範是以文武解體至於覆滅申嘗晝寢於尚書下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爲譖賢之効也後加散騎常侍右衛舍人如故至德四年卒後主嗟悼久之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爲侯謚曰忠及葬後主自爲製

誌銘子琇嗣官至太子舍人

施文慶傳

施文慶不知何許人也家本吏門至文慶好學頗涉書史陳後主之在東宮文慶事焉及即位擢爲中書舍人仍屬叔陵作亂隋師臨境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聰敏強記明閑吏職心筭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自太建以來吏道疏簡百司弛縱文慶盡其力用無所縱捨分官聯事莫不振懼又引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去有使能後主信之然並不達大體

督責苛碎聚斂無厭王公大人咸共疾之後主益以文慶爲能尤更親重內外衆事無不任委累遷太子左衛率舍人如故貞明三年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旣久大得人和後主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恐不爲用無所任者乃擢文慶爲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居外後執事者持已鉅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時隋軍大舉分道而進尚書僕射袁憲驃騎將軍蕭摩

訶及文武羣臣共議請於京口採石各置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爲防備文慶恐無兵從已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即爲通奏憲等以爲然二人齊啓入白後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謀驟至憲等慙慙奏請至于再三文慶等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後主曰今日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爲不可又對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揔揔內爲之游說後主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揔又抑憲等由是未決而隋師濟江後主性怯懦不達軍事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之文慶旣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凡有所啓請經略之計並皆不行尋敕文慶領兵頓于樂游苑陳亡隋晉王廣以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耳目比黨數人並於石關前斬之以謝百姓

沈客卿傳

沈客卿吳興武康人也美風采善談論博涉書史與施文慶少相親昵仕陳累遷至尚書儀曹郎聰明有口辯頗知故事每朝廷體式吉凶儀注凡所疑議客卿斟酌裁斷理雖有不經而衆莫能屈事多施行至德初以爲中書舍人兼步兵校尉掌金帛局以舊制軍人士人二品清官並無關市之稅後主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府軍空虛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爲事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估

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前陽惠郎爲太市令暨慧景爲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釐不差糾謫嚴急百姓嗟然而客卿居舍人揔以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後主大悅尋加客卿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舍人如故惠郎惠景奉朝請禎明三年客卿遂與文慶俱掌機密隋師至文慶出頓樂游苑内外事客卿揔焉臺城失守隋晉王以客卿重賦厚斂以悅於上與文慶暨惠景陽惠郎等俱斬於石闕前徐哲不知何許人施文慶引爲制局監掌刑法

亦與客卿同誅

孔範傳

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景偉齊散騎常侍祖滔梁海鹽令父岱歷職清顯範少好學博涉書史陳太建中位宣惠江夏王長史後主即位爲都官尚書與江摠等並爲狎客範容止都雅文章贍麗又善五言詩尤見親愛後主性愚很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時孔貴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爲兄妹寵遇優渥言聽計從朝廷公卿咸畏範範因驕矜

以爲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後主曰外聞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益以爲然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隋師將濟江羣官請爲備防文慶沮壞之後主未決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軍豈能飛度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因死去後主笑以爲然故不深備尋而隋將賀若弼陷南徐州執城主莊元始韓擒陷南豫州敗

水軍都督高文泰與中領軍魯廣達頓于白塔寺後主多出金帛募人立功範素於武士不接莫有至者唯負販輕薄多從之高麗百濟崑崙諸夷並受督時任蠻奴請不戰而已渡江攻其大軍又司馬消難言於後主曰弼若登高舉烽與韓擒相應鼓聲交震人情必離請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質其妻子重其賞賜陛下以精兵萬人守城莫出不過十日食盡二將之頭可致關下範冀欲立功志在於戰乃曰司馬消難狼子野心任蠻奴淮南僮士語並不可信事遂不行隋軍既逼蠻奴又欲爲持久之計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以抗隋師未陣而北範脫身遁免尋與後主俱入長安初晉王廣所戮陳五佞人範與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攸之未彰故免及至長安事並露隋文帝以其姦佞諂惑並暴其過惡名爲四罪人流之遠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儀並琅邪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候意承顏傾巧側媚又獻其二女以求親昵攸險慘奇酷發言邪諂故同罪焉

論曰自宋中世以來宰御朝政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坐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至於冠冕搢紳任踈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當事有所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踈以成狎者也而任隔踈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揆故環纓斂笏俯仰晨昏瞻幄坐而踈躬陪蘭檻而高眄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

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卧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陛天居亘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於元戎啓轍武侯還麾遮迺清道神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騫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按領護所攝示揔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譴辱詆訶恣於典事之口抑符緩詔姦僞非一書死爲生請謁成市左臂揮金

右手刊字紙爲銅落筆由利染故門同玉署家
號金穴嬙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琰池碧沼魚
龍雀馬之翫莫不充物錦室照徹青雲害政傷
人於斯爲切況乎主幼時昏讒慝亦何可勝也

列傳第六十七

南史七十七

